

# 那时春节的“群众汇演”

张恩岭

春节期间,看了一些人回忆旧时年味的文章,大都是记述从腊八开始,一家一户办年货直到春节的各种仪式,一般以吃、穿、风俗为主,正如一句童谣所唱:“年来到,年来到,闺女要花儿要炮,老头要个破毡帽。”我今天回忆的似乎是被人们开始生疏并淡忘了的“那时春节的“群众汇演”,是一些群体性的节庆项目,主要有“舞狮子”“玩肘歌”“踩高跷”“冲旱船”,都不是一家一户能够玩得了的。但这种“群众汇演”的确是那时年味最为浓重的一“味”,是年节色彩耀眼的一笔,是不可不说的。

说是“那时”,其实并不遥远,二十多年前还是比较活跃的,新世纪以后,的确是渐行渐远了。现在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似乎印象淡漠了,说不定几十年后,也成了非遗文化遗产的挽救项目了呢。

我是上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上小学的,记忆也从那时开始,特别是上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末,正是这种“群众汇演”的活跃期。

我小时家住项城市柘陵镇,是原来项城县的县城,后来项城县城迁到水寨。水寨和柘陵都是较大的城镇,纵横的一条条街道,是“群众汇演”的天然舞台。表演队伍大都由不同街道或附近村庄的群众自发组成,争强斗胜,精彩纷呈,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治家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睦。我的家乡在老子故里河南鹿邑的农村。我们家最典型的就是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的孝廉家风传承。目前,我们家四世同堂,爷爷一辈、父亲一辈、我们这一辈和我们的一下辈。为何要说我家的四代人呢? 因为我想用实例来证明一句俗语:“老猫枕着锅台睡,一辈传一辈!”

我是 00 后,老一辈人的俗语已在我们耳边慢慢消逝,或许很多 00 后根本就没有听过这句俗语。那我就用四世同堂的表现,来阐释这句俗语的含义。现在的孩子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大都是大灰狼、小和尚、白马王子等,但我小时候听的故事都是实事。其实,那也算不上故事,应该称作言传身教的家风。奶奶是我们家族中言传身教的代表人物,她用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这一代讲述她曾经如何孝爱长辈,也用身教的行为亲身向我父亲那一代人展示应该怎样对待长辈。所以,奶奶成了我们家优秀家风传统文化的引领人,自然也成了我们乃至父辈心中敬仰的存在——一如太爷爷太奶奶对奶奶的意义。

从奶奶的“言传”中,我能感受她身上孝顺持家的家风。她孝顺四位老

这种演出大多从春节后的初七、初八开始,到正月十五前后,达到高潮。

那几天一到近午时分,大街上就开始响起锣鼓声、爆竹声。很快,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从四面八方进城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摩肩接踵、人山人海、喜庆喧闹。

随着一阵阵锣鼓声越传越近,“舞狮子”的队伍就过来了。大约有七八只狮子,有大狮子、小狮子,分别由大人、小伙子扮演,披上大小狮子皮就可以了。大狮子皮由两人一前一后披上,小狮子皮一人即可。狮子皮一般呈绿色,用白布、彩麻涂彩做成,狮子头多是纸糊、竹制,外饰彩绘,眼如铜铃,口大如盆,形象威武逼真。行进中蹦蹦跳跳,左顾右盼,颈下铃铛作响,非常有趣。行进表演由彩旗、锣鼓、号角前导;绣球手身着青衣、头扎黄巾、手执绣球,在前引逗狮子追逐。街道两边的生意门市,待到狮子队伍临近时,就鸣放鞭炮,在门口摆上点心、茶水。狮子队伍则停下进行表演,大都做扑门舞,称为“狮子扑门”,象征吉祥。狮子体形威武,被誉为百兽之王,因此,“舞狮子”很受群众欢迎,人群前呼后拥,跟着狮子队伍,欢声笑语不断。

狮子队伍过后,可能是肘歌或高跷或其他表演队伍。先说肘歌吧,肘歌类似杂技,须有壮汉支撑。项城的肘歌以柘陵镇最为出彩,多由搬运站的工人

参与。肘歌道具是一副特制的铁架和戏衣,铁架下部似坎肩套在壮汉身上,外穿戏衣,多打扮成小丑或傻公子模样。铁架上插一铁棍,由小演员靠扶拴牢,再横出一个踩点,由小演员一足蹬实,外穿戏衣。小演员多由七八岁的女娃扮演,打扮得似戏台上的花旦,多扮穆桂英、花木兰、祝英台之类人物。肘歌行进中须有“保驾”,以防离地约有一丈多高的小演员意外跌倒受伤。“保驾”也由壮汉担任,身穿戏衣,手执铁杈,不离演员左右。

肘歌队伍没有人数限制,演员可多达二十余人。长长的队伍在大街上缓慢行进,演员的戏衣五彩缤纷,十分鲜艳,在空中长袖飘舞,犹如仙女降人间,街道两边的人群昂首即可看到。因而,肘歌也是最受群众欢迎的表演项目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的人工搬运组织先后消失,这个项目也较早退出了“春节舞台”。

最滑稽有趣的表演要数“冲旱船”和“拉骡驴”了。旱船多用竹、木扎成尖头齐尾的船形,外边蒙上彩布,角系绣球丝线,旱船中空,演员从中钻出,身穿彩衣,手架两边船帮;另一人头戴毡笠,手持木桨,扮作船夫模样,边行边舞,船头低昂有致,如同行于水上。每个表演者也可扮演一定角色,如《打渔杀家》中的萧恩父女等。

“冲旱船”的队伍遇有门店鸣放鞭

炮招揽,也要停下表演一阵。观者围成一圈,欢声一片。“冲旱船”的队伍过后,往往是“拉骡驴”,这个项目也滑稽幽默。“骡驴”是用竹、木扎成的驴形框架,中间是空的,可套在演员腰间,多由身穿彩衣的男女演员手架“骡驴”,如同手架旱船一样。有意思的是,那驴头制作得挺有趣,黑眸白眼、白唇,两眼上翻,一看就是“骡”的模样。另有一人赶驴,拿着小鞭抽驴,一人拉着缰绳。两人也是彩装,如同武生小丑。那“驴子”任人拉,任人抽,就是前踢后扒,不肯前进,或者前走两步,后退两步,拉拉扯扯,惹得观看的人群不住哄笑叫好。

除了上述表演队伍以外,还有高跷队、秧歌队、腰鼓队、武术队。特别是武术队,威风凛凛,十八般兵器,长矛、大刀、双节鞭……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时有乒乓的撞击声传来,引得孩子们尾随观看,不住发出喝彩声。

到了晚上,满城灯火,闪闪烁烁,如同幻境。在灯光中,除了肘歌不再表演外,一支支表演队伍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嘈杂声中时而夹杂着大人呼喊孩子的叫声,也有孩子寻找大人的哭声,直到夜深方才渐渐沉寂。

许多人感叹地说,不看这些表演就不算过年。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表演怎么就不知不觉销匿了呢?难道真的不会重演了吗?

怎样对待长辈。“上先(以前)吃饭嘞(的)时候都是先给嫩(你)大爷(曾祖父)舀,叫嫩(你)爸他几个给嫩(你)大爷(曾祖父)端过去,待(要)学会尊敬长辈”……奶奶的言传有很多很多,听着像是在听故事,其实却是奶奶在教我们这一辈人做事,教我们怎样孝敬长辈。《颜氏家训》对儒家“礼”的推崇是一种家风,《曾国藩家书》要求子孙勤勉的字字珠玑也是一种家风。家风不一定是诗书礼乐,也可能就在奶奶平日不成系统的要求中。

作家马伯庸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它历经许多人的呵护与打磨,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慢慢的,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沉静温润,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古董有形,传承无质,它看不见、摸不到,却渗透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髓中,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家风, 中华文化的缩影, 文明的延续。而在奶奶的言传和父一辈的熏陶下,我们这一代也必然会继承这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想下一代、下下一代,子子孙孙亦应如此。

## 传承孝廉好家风

梁志豪

孝道施于己身。她从未抱怨过什么,也从没有说过累。她养育了自己的六个孩子,还养育了我姨奶奶家的一个孩子。在不富裕的家庭只能供应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背景下,奶奶毅然决然地说“谁考上谁上”。大伯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先考,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咱家虽然穷,但咱志向不能短,人越喊穷他越穷,只要咱好好干,咱就饿不死。”奶奶常说。父亲姊妹几个不仅没有“饿死”,现如今日子还一个比一个好。因为奶奶的儿子比较多,诸如“你闺女少,以后你要是老了,可很少有人疼你呀”之类的话,经常能从乡邻口中听到。可现实生活却非如此,奶奶的言传身教让父辈们学会了孝道、感恩和尊敬,现在奶奶的生活足令乡邻羡慕。

我始终认为, 有家的地方就有家风。父辈们也像奶奶一样十分孝顺,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应该

## 三境界漫说

于华

都没有找到,突然一回头,却发现情人正站在灯火稀少的地方……其引申寓意是: 经过书山学海的跋涉,探索,突然有了灵感顿悟,终于获得令人惊喜的罕见成果(其要点乃“喜获成果”的“果”字)。

此“境界说”重在由近至远(由“独上高楼”至“望尽天涯”,由“憔悴”之人及其所思念之“伊”)。同时,还包含着从“知”到“行”再到“果”,即“知——行——果”的递进关系。

笔者不避东施效颦之嫌,仿王国维自撰出以下两个“境界说”——

### 二、解牛三境界

庄子在《养生主》篇中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一厨师宰牛技术极为高超,梁惠王看了大为惊叹。听厨师谈其解牛经历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所见无非全牛”;三年后“未尝见全牛”;十几年后则“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达到了“游刃有余”的巧妙高度。庄子以牛的复杂机体比喻复杂社会,以易受损伤的刀刃喻易受损伤的人体人生。意在说明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只有顺应自然、回避矛盾,才能达到“养生”之目的。

此说虽有消极的一面,但也可以发掘出事业成功的三个境界——第一境界“所见无非全牛”,要我们先用

眼睛去观察社会或某事物的外部整体表象,以获得感性认识;第二境界“未尝见全牛”,要我们透过外部整体表象去观察、分析社会或某事物的内部本质结构,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第三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已不必用眼睛看,只靠心灵感悟或谓之“凭感觉”,就能准确感知并熟练把握社会或某事物的外部整体表象及其内部本质结构的总规律,从而获得行止自如、随心所欲的高度自由。

此“境界说”重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属纵向递进。同时,还包含着从第一境界的“总”(“全牛”)到第二境界“分”(“未尝见全牛”的“先总后分”关系),又包含着从第二境界的“分”到第三境界的“总”(“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分而后总”关系。如再把这“三境界”的三个要点串连起来,即“总——分——总”,亦即“综合——分析——再综合”的循环飞跃关系。

### 三、积土三境界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此第一境也;“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此第二境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语出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本义是说“九层的高台,是一块一块的土

“鹏”是传说中的一种大鸟,成语“鹏程万里”的原意是说这种大鸟一展翅膀能飞行万里。虽然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种鸟飞行的速度要比其他鸟类快,飞行的距离远。所以,人们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某个人的前程远大。周口作家群的后起之秀孙全鹏,适合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这不仅是他的名字中有一个“鹏”字,更值得称道的是,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他从一个在文学队伍中名不见经传的“雏鸟”,已经成长为遨游文学天空的一只“大鹏”。

2015 年前后,在北京与周口籍作家赵兰振先生见面时,赵先生曾向我介绍他的郸城老乡孙全鹏,说全鹏是某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生,现在在淮阳工作,他热爱创作,文笔很好,属科班出身。在一次文学创作会上见到了全鹏,后又多次交往,畅谈文学。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淳朴、诚恳、谦逊,富有文人的修养气质和才华。

果然,在此后两三年时间里,全鹏创作激情迸发,先后在《莽原》《四川文学》《广西文学》《延河》等全国知名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多篇。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创作并发表这么多有分量的作品,足见他文学功底扎实和写作的勤奋,及至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9 年卷)》。孙全鹏已经长出一双羽毛丰满、在文学天空之下自由飞翔的翅膀。

《幸福的日子》入选 21 世纪文学之星短篇小说集,孙全鹏是 2019 年度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河南籍青年作者。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全鹏近几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 19 篇,计 20 万字。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拨冗为其作品撰写了序言:

“他从乡土小说写起,并长期钟情于此。这部《幸福的日子》所收入的作品,全部与一个叫将军寺的村落有关,它无疑是作家家乡的化身。小说集的题材是齐整的,可视为系列性的创作,他们表达出对生命之根、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忠实,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富于文学性、具有温馨感染力度的缘故。”

的确, 作为一位热衷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孙全鹏在其创作过程中充满了激情,但又温火有度、不事张扬。他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视觉,深情地凝视着生养、哺育他长大的那片沃土,攫取着生活中每一簇闪光的浪花;他用饱蘸热情的笔触,用深沉而又朴实的语言,书写着将军寺那些可爱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家长里短、幸福岁月。

品读全鹏的作品,一股清新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作者的文风朴实,没有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更没有大起大落、曲折迂回的情节设置。在波澜不惊的语言叙述中,讲述着他所熟悉的小人物,以及缠绕在那些小人物身上的平凡琐事。

《幸福的日子》是这部小说集的开篇,讲述的是经历过死亡的“爸爸”从战场上回乡养鸡致富的故事。“爸爸是性情中人”,性格豪爽,热心助人,村里人都很尊敬他。“爸爸”靠经营小卖部和养鸡赚钱致了富。乡亲们想从他那里学养鸡,但是“爸爸”却一反常态,不愿把养鸡经验白送给乡邻,乡邻们没能如愿,便产生了妒忌心理,疏远了“爸爸”。一个叫老锅的残疾人,向他讨教养鸡技术,他却提出苛刻的条件,要老锅到他的养鸡场白干一年活儿。全文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更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作者如叙家长话似的娓娓道来。但是,看似“一地鸡毛”的琐事,却隐喻着深邃的思想内涵,让读者感受到了“爸爸”“老锅”们含着眼泪所分享的“幸福日子”。

《三妹》讲述了一个乡村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命运多舛的故事。三妹是“我”家邻居,小时候天真可爱,可以用“青梅竹马”这个词来诠释“我”和三妹的关系。然而,由于家庭及生活环境的不同,“我”大学毕业谋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三妹却小学辍学,经历几番波折后沦为“小三”。两个人不同的命运走向,揭示了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不同的生活环境对孩子成长起到的重要作用。三妹的命运是悲惨的,是谁造成了她堕落悲惨的命运? 既让人哀叹怜悯,又发人深省。

全鹏小说的语言使用是淳朴的、单纯的,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刻意描写,如山泉落下悬崖时发出的“叮咚”“叮咚”的声音,那么自然和谐,那么流畅曲线,让读者赏心悦目,沁润心肺。在《方便面》中,失去了母爱的小豆子感受到了人生的寂寞,作者便用这样一段话来表现小豆子的寂寞心情:“窗户外有一只小鸟飞过来,湿漉漉的,它先是停在那里,抖了抖翅膀,水星子到处乱飞,然后叽叽喳喳地乱叫起来。”这段话看似写小鸟,实际上是在表现小豆子惆怅的心情。

类似的语言使用,在全鹏的小说中不胜枚举。

总之,全鹏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创作出这么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个性特色的作品来,足见他文学功底的扎实,对现实生活领悟的深透,对写作这种既辛苦又劳心活儿的热爱。鉴于以上几点,相信全鹏展开文学翅膀将飞得更远。

